

《世界经典名著》

死魂灵

〔俄〕果戈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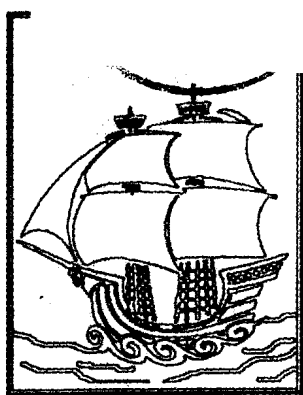


Sihunling

世界经典名著

死魂灵

(俄)果戈里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韩全学

封面设计:朱 平

世界经典名著

死魂灵

(俄)果戈里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教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200 印张

2006 年 1 月修订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-5371-3324-7/I·1295 总定价:2800.00 元(共 100 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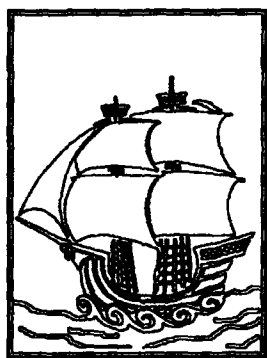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《死魂灵》描述的故事是一个唯利是图的生意人乞乞科夫，来到某省省会，结交官吏，拜访地主，廉价收购死农奴，企图把他们抵押出去而骗取大笔佣金，但在丑事败露之际逃之夭夭。

在这部小说里，作家通过对官僚、地主们日常生活的描绘，讽刺、嘲笑了俄国黑暗的社会现实，揭露了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腐朽和黑暗，暴露了它必然灭亡的趋势。小说一出版，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人们争相传阅背诵，赫尔岑称“《死魂灵》震惊了整个俄罗斯”。

作者果戈里（1809—1852）是继普希金之后俄国文坛上的又一座高峰，俄国“自然派”文学的创始人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，主要作品有剧本《钦差大臣》、长篇小说《死魂灵》等。

第
一
部



第一章

省会 NN 市的一家旅馆的大门口，跑进了一辆讲究的、软垫子的小小的蓬车，这是独身的人们，例如退伍陆军中佐，步兵二等大尉，有着百来个农奴的贵族之类，——一句话，就是大家叫做中流的绅士这一类人所爱坐的车子。车里面坐着一位先生，不很漂亮，却也不难看；不太肥，可也不太瘦，说他老是不行的，然而他又并不怎么年轻了。他的到来，旅馆里并没有什么惊奇，也毫不惹起一点怎样的事故；只有站在旅馆对面的酒店门口的两个乡下人，彼此讲了几句话；但也不是说坐客，倒是大抵关于马车的。“你瞧这轮子，”这一个对那一个说。“你看怎样，譬如到莫斯科，这还拉得到么？”——“成的，”那一个说。“到凯山可是保不定了，我想。”——“到凯山怕难。”那一个回答道。谈话这就完结了。当马车停在旅馆前面的时候，还遇见一个青年。他穿着又短又小的白布裤时式的燕尾服，下面露出些坎肩，是用土拉出产的别针连起来的，针头上装饰着青铜的手枪样。这青年在伸手按住他快要被风吹去的小帽时，也向马车看了一眼，于是走掉了。



马车一进了中园，就有侍者，或者是俄国客店里惯叫做伙计的，来迎接这绅士。那是一个活泼的、勤快的家伙，勤快到看不清他究竟是怎样一副嘴脸。他一只手拿着抹布，跳了出来，是高大的少年，身穿一件很长的常礼服，衣领耸得高高的，几乎埋没了脖颈，将头发一摇，就带领着这绅士，走过那全是木造的廊下，到楼上看上帝所赐的房子去了。——房子是极其普通的一类；因为旅馆先就是极其普通的一类，像外省的市镇上所有的旅馆一样，旅客每天付给两卢布，就能开一间幽静的房间：各处的角落上，都有蟑螂像梅干似的在窥探，通到邻室的门，是用一口衣橱挡起来的，那边住着邻居，是一个静悄悄，少说话，然而出格的爱管闲事的人，关于旅客及其个人的所有每一件事，他都有兴味。这旅馆的正面的外观，就说明着内部：那是细长的楼房，楼下并不刷白，还露着暗红的砖头，这原是先就不很干净的了，经了利害的风雨，可更加黑沉沉了。楼上也像别处一样，刷着黄色。下面是出售马套、绳子和环饼的小店。那最末尾的店，要确切，还不如说是窗上的店罢，是坐着一个卖斯比丁的人，带着一个红铜的茶炊，和一张脸，也红得像他的茶炊一样，如果他没有一部乌黑的大胡子，远远望去，是要当作窗口摆着两个茶炊的。

这旅客还在观察自己的房子的时候，他的行李搬进来了。首先是有些磨损了的白皮的箱子，一见就知道他并不是第一次走路。这箱子，是马夫绥里方和跟丁彼得尔希加抬进来的。绥里方生得矮小，身穿短短的皮外套；彼得尔希加是三十来岁的少年人，穿一件分明是主人穿旧了的宽大的常礼服，有着正经而且容易生气的相貌，以及又大又厚的嘴唇和一样的鼻子。箱子之后，搬来的是桦木块子嵌花的桃花心木的小提箱，一对靴楦和蓝纸包



着的烤鸡子。事情一完，马夫绥里方到马房里理值马匹去了，跟丁彼得尔希加就去整顿狭小的下房，那是一个昏暗的狗窠，但他却已经拿进他的外套去，也就一同带去了他独有的特别的气味。这气味，还分给着他立刻拖了进去的袋子，那里面是装着侍者修饰用的一切家伙的。他在这房子里靠墙支起一张狭小的三条腿的床来，放上一件好像棉被的东西去，蛋饼似的薄，恐怕也蛋饼似的油；这东西，是他问旅馆主人要了过来的。

佣人刚刚整顿好，那主人却跑到旅馆的大厅里去了。大厅的大概情形，只要出过门的人是谁都知道的：总是油上颜色的墙壁，上面被烟熏得乌黑，下面是给旅客们的背脊磨成的伤疤，尤其是给本地的商人们，因为每逢市集的日子，他们总是六七个人一伙，到这里来喝一定的几杯茶的；照例的烟熏的天花板，照例的挂着许多玻璃珠的乌黑的烛台，侍者活泼的轮着盘子，上面像海边的鸟儿一样，放着许多茶杯，跑过那走破了的地板的蜡布上的时候，它也就发跳，发响；照例是挂满了一壁的油画；一句话，就是无论什么，到处都一样，不同的至多也不过图画里有一幅乳房很大的水妖，读者一定是还没有见过的。和这相象的自然的玩笑，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，从什么人，从什么地方弄到我们俄国来的许多历史画上，也可以看见；其中自然也有是我们的阔人和美术爱好者听了引导者的劝诱，从意大利买了回来的东西。这位绅士脱了帽，除下他毛绒的红色的围巾，这大抵是我们的太太们亲手编给她丈夫，还恳切的教给他怎样用法的；现在谁给一个嫖夫来做这事呢，我实在断不定，只有上帝知道罢了，我就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围巾。总而言之，那绅士一除下他的围巾。他就叫午膳。当搬出一切旅馆的照例的食品：放着替旅客留了七八



天的花卷儿的白菜汤，还有脑子烩豌豆，青菜香肠，烤鸡子，腌王瓜。以及常备的甜的花卷儿；无论热的或冷的，来一样，就吃一样的时候，他还要使侍者或是伙计来讲种种的废话：这旅馆先前是谁的，现在的东家是谁了，能赚多少钱，东家可是一个大流氓之类，侍者就照例的回答道：“啊呀！那是大流氓呀，老爷！”恰如文明了的欧洲一样，文明的俄国也很有一大批可敬的人们，在旅馆里倘不和侍者说废话，或者拿他开玩笑，是要食不下咽的了。但这客人也并非全是无聊的质问：他又详细的打听了这市上的知事，审判厅长和检事——一句话：凡是大官，他一个也没有漏；打听得更详细的是这一带的所有出名的地主：他们每人有多少农奴，他住处离这市有多么远，性情怎样，是不是常到市里来；他也细问了这地方的情形，省界内可有什么毛病或者时疫，如红斑痧，天泡疮之类，他都问得很担心而且注意，也不像单是因为爱管闲事。这位绅士的态度，是有一点定规和法则的；连醒鼻涕也很响。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，每一醒，他的鼻子就像吹喇叭一样。然而这看来并不要紧的威严，却得了侍者们的大尊敬。每逢响声起处，他们就把头发往后一摇，立正，略略低下头去，问道：“您还要用些什么呀？”吃完午膳，这绅士就喝一杯咖啡，坐在躺椅上。他把垫子塞在背后，俄国的客店里，垫子是不装绵软的羊毛，却用那很像碎砖或是沙砾的莫名其妙的东西的。他打呵欠了，叫侍者领到自己的房里，躺在床上，迷糊了两点钟。休息之后，他应了侍者的请求，在纸片上写出身分、名姓来，给他可以去呈报当局，就是警察。那侍者一面走下扶梯去，一面就一个一个的读着纸上的文字：“六等官保甫尔·伊凡诺维支·乞乞科夫，地主，私事旅行。”当侍者还没有读完单子的时



候，保甫尔·伊凡诺维支·乞乞科夫却已经走出旅馆，到市上去逛去了，这分明给了他一个满足的印象；因为他发现了这省也可以用来别的一切省会来作比例的：最耀人眼的是涂在石造房子上的黄和木造房子上的灰色。房子有一层楼的，有两层楼的，也有一层半楼的，据本地的木匠们说，是这里的建筑，都美观得出奇。房子的布置，是或者设在旷野似的大路里，无边无际的树篱中；或者彼此挤得一团糟，却也更可以分明的觉得人生和活动。到处看见些几乎完全给雨洗清了的招牌，画着花卷，或是一双长统靴，或者几条蓝裤子，下面写道：阿小裁缝店。也有一块画着无边帽和无遮帽，写道：“洋商华希理·菲陀罗夫”的招牌。有的招牌上，是画着一个弹子台和两个打弹子的人，都穿着燕尾服，那衣样，就像我们的戏院里一收场，就要踱上台去的看客们所穿的似的。这打弹子人画得捏定弹子棒，正要冲，臂膊微微向后，斜开了一条腿，也好像他要跳起来。画下面却写道：“弹子房在此！”也有在街路中央摆起桌子来，卖着胡桃，肥皂，和看去恰如肥皂一样的蜜糕的。再远一点有饭店，挂出来的招牌上是一条很大的鱼，身上插一把叉。遇见得最多的是双头鹰的乌黑的国徽，但现在却已经只看见简单明了的“酒店”这两个字了。石路到处都有些不大好。这绅士还去看一趟市立的公园，这是由几株瘦树儿形成的，因为看来好像要长不大，根上还支着三脚架，架子油得碧绿。这些树儿，虽然不过芦苇那么高，然而日报的《火树银花》上却写道：“幸蒙当局之德泽，本市遂有公园，遍栽嘉树，郁苍茂密，虽当炎夏，亦复清凉。”再下去是：“观民心之因洋溢之感谢而战栗，汨泉之因市长之热心而奔迸，即足见其感人之深矣”云，绅士找了警察，问过到教会，到衙门，到知事家

里的最近便的路，便顺着贯穿市心的河道，走了下去。——途中还揭了一张贴在柱上的戏院的广告，这是预备回了家慢慢的看的。接着是细看那走在木铺的人行道上的很漂亮的女人，她后面还跟着一个身穿军装，挟个小包的孩子。接着是睁大了眼睛，向四下里看了一遍，以深通这里的地势，于是就跑回家，后面跟着侍者，轻轻的扶定他，走上梯子，进了自己的房里了。接着是喝茶，于是向桌子坐下，叫点蜡烛来，从衣袋里摸出广告来看，这时就总是眯着他的右眼睛。广告却没有什可看的。做的是珂者蒲的诗剧，波普略文先生扮罗拉，沙勃罗瓦小姐扮珂罗。别的都是些并不出名的角色。然而他还是看完了所有的姓名，一直到池座的价目，并且知道了这广告是市立印刷局里印出来的；接着他又把广告翻过来，看背后可还有些什么字。然而什么也没有，他擦擦眼睛，很小心的把广告叠起，收在提箱里，无论什，只要一到手，他是一向总要收在这里面的。据我看来，白天是要以一盘冷牛肉，一杯柠檬汽水和一场沉睡收梢了，恰如我们这俄罗斯祖国的有些地方所常说的那样，鼾声如雷。

第二天都花在访问里。这旅客遍访了市里的大官。他先到知事那里致敬，这知事不肥也不瘦，恰如乞乞科夫一样制服上挂着圣安娜勋章，据人说，不远就要得到明星勋章了；然而是一位温和的老绅士，有时还会自己在绢上绣花。其次，他访检事，访审判厅长，访警察局长，访专卖局长，访市立工厂监督……可惜的是这世界上的阔佬，总归数不完，只好断定这旅客对于拜访之举，做得很起劲就算：他连卫生监督 and 市的建筑技师那里，也都去表了敬意。后来他还很久的坐在篷车里，计算着该去访问的人，但是他没有访过的官员，在这市里竟一个也想不出来了。和

阔人谈话的时候，他对谁都是恭维。看见知事，就微微的露一点口风，说是到贵省来，简直如登天堂，道路很出色，正像铺着天鹅绒一样；又接着说，放出去做官的都是贤明之士，所以当轴是值得最高的赞颂和最大的鉴识的。对警察局长，他很称赞了一通这市里的警察，对副知事和审判厅长呢，两个人虽然还不过五等官，他却在谈话中故意错叫了两回“大人”，又很中了他们的意了。那结果是，知事就在当天邀他赴自己家里的小夜会；别的官员们也各各招待他，一个请吃中饭，别个是玩一场波士顿或者喝一杯茶。

关于自己，这旅客回避着多谈。即使谈起来，也大抵不着边际。他显着惊人的谦虚，这之际，他的口气就滑得像背书一样，例如：他在这世界上，不过是无足重轻的一条虫，并没有令人注意的价值。在他一生中，已经经历过许多事，也曾为真理受苦，还有着不少要他性命的敌人。现在他终于想要休息了，在寻一块小地方，给他能够安静的过活。因此他以为一到这市里，首先去拜谒当局诸公，并且向他们表明他最高的敬意，乃是自己的第一义务云。市民对于这忙着要赴知事的夜会的生客所能知道的，就只有这一点。那赴会的准备，却足足费了两点钟，这位客人白天里的专心致志的化装，真是很不容易遇见的。午后睡了一下，他就叫拿脸盆来，将肥皂抹在两颊上，用舌头从里面顶着，刮了很久很久的时光。于是拿过侍者肩上的手巾，来擦他的圆脸，无处不到，先从耳朵后面开头，还靠近着侍者的脸孔，咕咕的哼了两回鼻子。于是走到镜面前，套好前胸衣，剪掉两根露出的鼻毛，就穿上了越橘色的红红的闪闪的燕尾服。他这样的化过装，即走上自己的篷车，在只从几家窗户里漏出来的微光照着的很阔的街

道上驰过去。知事府里，却正如要开夜会一样，里面很辉煌，门口停有点着明灯的车子，还站着两个宪兵。远处有马夫们的喊声：总而言之，应有尽有。当乞乞科夫跨进大厅的时候，他不得不把眼睛细了一下子，因为那烛，灯，以及太太们的服饰的光亮，实在强得很。无论什么都好像浇上了光明。乌黑的燕尾服，或者一个，或者一群，在大厅里蠢动，恰如大热的七月里，聚在白糖块上的苍蝇，管家婆在开着的窗口敲冰糖，飞散着又白又亮的碎片：所有的孩子们都围住她，惊奇的尽看那拿着槌子的善于做事的手的运动，苍蝇的大队驾了轻风，雄赳赳地飞过来，仿佛它们就是一家之主，并且利用了女人的近视和眩她眼睛的阳光，就这边弄碎了可口的小片，那边撒散了整个的大块。丰年的夏天。吃的东西多到插不下脚，它们飞来了却并不是为了吃，只不过要在糖堆上露脸；用前脚或后脚彼此摩一摩，在翅子下面去擦一擦，或者张开两条前脚，在小脑袋下面搔一搔，于是雄赳赳的转一个身，飞掉了，却立刻从新编成一大队，又复飞了回来。乞乞科夫还不及细看情形，就被知事拉着臂膊，去介绍给知事夫人了。当此之际，这旅客也不至于糊涂：他对这太太说了几句不亢不卑，就是恰合于中等官阶的中年男子的应酬话。几对跳舞者要占地方，所有旁观的人们只好靠壁了，他就反背着两只手，向跳舞者很注意的看了几分钟。那些太太们大都穿得很好，也时式，但也有就在这市里临时弄来应急的。绅士们也像别处一样，可以分成两大类：一类很瘦，始终盯着女人；有几个还和彼得堡绅士很难加以区别；他们一样是很小心的梳过胡子，须样一样是很好看，有意思，或者却不过漂亮而已，一张刮得精光的鸡蛋脸，也一样是拼命的跟着女人，法国话也说得很好，使太太们笑断肚肠

筋，也正如在彼得堡一样。别一类是胖子，或者像乞乞科夫那样的，不太肥，然而也并不怎么瘦。他们是完全两样的，对于女人，不看，避开，只在留心着知事的家丁，可在什么地方摆出一顶打牌的绿罩桌子来没有。他们的脸都滚圆、胖大，其中也有有着疣子或是麻点的；他们的发样既不挂落，也不卷缩，又不是法国人的 *à la Diablen'* emporte 式，头发是剪短的，或者梳得很平，他们的脸相因此就越加显得滚圆、威武。这都是本市的可敬的大官。唉唉！在这世界上，胖子实在比瘦子会办事。瘦子们的做官大抵只靠着特别的嘱咐，或者不过充充数，跑跑腿；他们的存在轻得很，空气似的，简直靠不住。但胖子们是不来占要路的旁边之处的，他们总是抓住紧要的地位，如果坐下去，就坐得稳稳当当，使椅子在他们下面发响，要炸，但他们还是处之泰然。他们不喜欢好看的外观，燕尾服自然不及瘦子们的做得好，但他们的钱柜子是满满的，还有上帝保佑。只要三年，瘦子就没有一个还未抵债的农奴了，胖子却过得很安乐，看罢——忽然在市边的什么地方造起一所房子来了，是太太出面的，接着又在别的市边造第二所，后来就在近市之处卖一块小田地，于是是连带一切附属东西的大村庄。凡胖子，总是在给上帝和皇上出力，博得一切尊敬之后，就辞职下野，化为体面的俄罗斯地主，弄一所好房子，平安地，幸福地，而且愉快地过活的。但他的瘦子孙却又会遵照那很好的俄罗斯的老例，飞毛腿似的把祖遗产业花得一千二净。我们的乞乞科夫看了这一群，就生出大概这样的意思来，是瞒也瞒不过去的，结果是他决计加入胖子类里去，这里有他并不陌生的脸孔：有浓黑眉毛的检事，常常眯着左眼，仿佛是在说：“请您到隔壁的房里来，我要和您讲句话”——但倒是一个认真、沉

静的人。有邮政局长，生得矮小，但会说笑话，又是哲学家；还有审判厅长，是一个通世故，惬人心的绅士——他们都像见了老朋友似的欢迎他，乞乞科夫却只招呼了一下，然而也没有失礼貌。在这里他又结识了一个高雅可爱的绅士，是地主，姓叫玛尼罗夫的，以及一个绅士梭巴开维支，外观有些鲁莽，立刻踏了他一脚，于是说道“对不起。”人们邀他去打牌，他照例很规矩的鞠一鞠躬，答应了。大家围着绿罩桌子坐下，直到夜膳时候还没有散。认真的做起事来，就话也不说了，这是什么时候全都这样的。连很爱说话的邮政局长，牌一到手，他的脸上也就显出一种深思的表情，用下唇裹着上唇，到散场都保持着这态度，如果打出花牌来，他的手总是在桌子上使劲的一拍，倘是皇后，就说：“滚，老虔婆！”要是一张皇帝呢，那就叫道：“滚你的丹波夫庄稼汉！”但审判厅长却回答道：“我来拔这汉子的胡子罢！我来拔这婆娘的胡子罢！”当他们打出牌来的时候，间或也漏些这样的口风：“什么：随便罢，有钻石呢！”或者不过说：“心！心儿！毕克宝宝”，或者是“心仔，毕婆，毕佬！”或者简直叫做“毕鬼”。这是他们一伙里称呼大家压着的牌的名目。打完之后，照例是大声发议论，我们的新来的客人也一同去辩论，但是他有分寸，使大家都觉得他议论是发的，却总是灵活得有趣。他从来不说：“您来呀……”说的是“请您出手……”或者“对不起，我收了您的二罢”之类。倘要对手高兴，他就递过磁釉的鼻烟壶去，那底里可以看见两朵紫罗兰，为的是要增加些好香味。我们的旅客以为最有意思的，是先前已经说过的两位地主，玛尼罗夫和梭巴开维支。他立刻悄悄的去向审判厅长和邮政局长打听他们的情况。看起他所问的几点来，就知道这旅客并非单为了好奇，



其实是别有缘故的，因为他首先打听他们有多少农奴，他们的田地是什么状态；然后也问了他们的本名和父称。不多工夫，他就把他们俩笼络成功了。地主玛尼罗夫年纪并不大，那眼睛却糖似的甜，笑起来细成一条线，佩服他到了不得。他握着他的手，有许多工夫，一面很热心的请他光临自己的敝村，并且说，那村，离市栅也不过十五维尔斯他，乞乞科夫很恭敬的点头，紧握着手，说自己不但以赴这邀请为莫大的荣幸，实在倒是本身的神圣的义务。梭巴开维支却说得很简洁：“我也请您去。”于是略一弯腰，把脚也略略的一并，他穿着大到出人意外的长靴，在俄国的巨人和骑士已经死绝了的现在，要寻适合于这样长靴的一双脚，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了。

第二天，乞乞科夫被警察局长邀去吃中饭并且参加夜会了。饭后三点钟，大家入座打牌，一直打到夜两点。这回他又结识了一个地主罗士特来夫，是三十岁光景的爽直的绅士，只讲过几句话，就和他“你”“我”了起来。罗士特来夫对警察局长和检事也这样，弄得很亲热；但到开始赌着大注输赢的时候，警察局长和检事就都留心他吃去的牌，连他打出来的，也每张看着不放松了。次日晚上，乞乞科夫在审判厅长的家里，客人中间有两位是太太，主人却穿着有点脏了的便衣来招呼。后来他还赴副知事的夜餐，赴白兰地专卖局长的大午餐会和检事的小小的午餐会，但场面却和大宴一样；终于还被市长邀去赴他家里的茶会去了，这会的花费，也不下于正式的午餐。一句话，他是几乎没有一刻工夫在家里的，回到旅馆来，不过是睡觉。这旅客到处都相宜，显得他是很有经验很通世故的人物，每逢谈天，他也总是谈得很合拍的；说到养马，他也讲一点养马；说到好狗，他也供献几句非